

大路千条

于东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路千条

于东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路千条/于东田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8

ISBN 7-5321-2895-4

I. 大…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809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周艳梅

大路千条

于东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19,00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5321-2895-4/I·2228 定价:1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杂记

中国人注重乡情，出门在外就有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因为注重乡情，当权的都知道籍贯的重要，填写各种表格这是绝不可缺少的一项。

中国人注重乡情，出门在外就有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这个“老乡”，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就有不同所指，小指同乡同里，大指同省同国，但都是出门在外，这相遇就有个亲切感，不论在外面混得好坏，用同音同语一交谈，那亲切劲最好的表达就是眼泪。这“泪汪汪”的双眼互相凝视，所表达的就分不清是喜悦还是痛苦，千言万语就用两行眼泪来概括了。

“泪汪汪”赚来个交情，有个同是异乡客的知己，关键时刻能帮一把，这眼泪还真排上了用场，那苦水也没白流。

“泪汪汪”取得了亲近，趁此来个老乡骗老乡，被老乡所诈，这眼泪就不但是真的而且痛心之极。

这两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叫人两眼泪汪汪。

因为注重乡情，当权的都知道籍贯的重要，填写各种表格这是

绝不可缺的一项。为此我非常迷惑,我该怎样填写?我生在北京,长在成都,我的籍贯栏却要填写“山东”,因为我父亲是山东人。

我父亲少年就到了成都,他在山东只读了几天小学,在四川读书、工作了四十多年,因为他的父亲是山东人,他的籍贯就要填“山东”。但,据查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不是山东人。不过我父亲的一口胶东话则证明他填籍贯为山东有道理,四十几年他竟没学会幽默的四川话,这一来证明他语言能力的笨拙,再则只能说明他是个根深蒂固的山东人。

我母亲是北京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父母亲语言有天壤之别。父亲也知道自己说话难听,可有什么办法?他“绝”不向我母亲学习,“坚持”用那怪腔怪调和我们对话,我们娘俩就提心吊胆怕受他胶东话的影响,因为我母亲可是靠说话吃饭的,而我也不希望自己的语音有故乡的怪调。有时候,我和母亲会“教”父亲说普通话,在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勇敢地学一句,这时我们家就会笑声轰然,因为父亲的“普通话”和外国人初学中国话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们家逗乐的保留节目。尽管我不会说胶东话,但在我写这些故事时,总能体会到胶东话的经脉,为此有个看了我的故事的老乡甚至问我在胶东住了多久?这倒要感谢父亲那口土得掉渣的胶东话。

近又获悉,胶东人的 DNA 与欧洲人的相似。天哪,难怪父亲

的“普通话”能说的和老外相仿,他是不是有特殊的 DNA?

我到底是哪的人,我的籍贯填山东合适吗?

北京,我去过,那里住着我血统的另一半——我的姥爷、姥姥、姨姨、舅舅。北京的皇家气派充满它的大街小巷,到了北京,你才会知道自己多么渺小。

山东——我填写的籍贯地,长这么大我还没踏上过“故乡”之土。那神圣的祖地就让我倍感着迷。多亏在成都有很多山东人,我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不少“老家”的故事,通过他们我神游了我祖宗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谈故乡事,说故乡情”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有痛苦也有幸福。我——听故事的人,则比他们的心情更“复杂”,我既要判断哪些是传说哪些是实情,又要把自己装扮成山东人的后代讨得他们的信任,还要在牵涉我的祖先时不愠不火,因为我的祖宗在胶东还有点“名气”,他们给我“编了”不少祖宗们的故事。在我写《大路千条》时,曾考虑再三,我的主人公该姓什么?若姓于,是不是给祖宗脸上“抹黑”?经再三斟酌,还是让他们姓了于,这样免得别人拉到自己身上,说我污蔑人家的祖先。

我写的这些事有多少真实性不可考究,读者拿他消遣解闷或许还会知道点百年来的事。

我遇到的这个老乡与我年龄相差近六十岁,我们没有老乡见

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激情,因为我对山东一无所知。这个老乡是我祖父的学生,我父亲叫他大哥,我只能喊他大伯了,若在街上我遇到这样岁数的老人,我只能喊人家爷爷。为此他乐呵呵地对我说:

“萝卜小长在背(辈)上。你爷爷和我父亲岁数差不多。老师老年得子,你父亲就比我小多了,我和你爸兄弟相称,你喊我伯伯是天经地义的。

我的这位伯伯老乡,是抗日战争参加的八路军。他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他母亲的舅舅因参加义和团被清政府照了天灯。他的外祖父因参加义和团而躲到了关东,直到清政府垮台才回胶东老家。他的母亲童年就出嫁了,但又不是当童养媳,老乡伯伯的爷爷奶奶同情那一家的遭遇,把个小姑娘接回家养大嫁给自己的儿子。这女人在村里又遇到了一个独身老人——一个传奇人物,这老人生前生活,死后入土,都是老乡伯伯的妈妈一手照料、操办。这个传奇老人可不简单——他当过海员——到过法兰西——他听说过巴黎公社的事——他老爱跟人说“将来可要人人平等,吃饭都不要钱”——这可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老乡伯伯的母亲生过三男两女,都在少年就被老太太送去当了八路军,所以老太太对解放军就特别亲。当年老乡伯伯所在部队集体转业,老太太闻讯还以为儿子犯了错误,难过得不吃不喝。多亏临死前她还有穿军装的儿子和女婿,这对她的情感世界不知有多大安慰。老乡伯伯每

对我提起他母亲总是眼泪汪汪一腔激情,那情感让我这个没见过老太太面的后辈也唏嘘不已,他多次和我说要回故乡给母亲立座碑,在碑上铭刻:

我们家乡在黎明前第一个见到光明的人——母亲

“老奶奶若活到今天……”

“唉,那不可能……都一百多岁了……”

“是什么原因让老太太这么钟情于革命?是不是受那位传奇老人的影响?”

“说不清楚,好像那位老人在辛亥革命前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应该说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了?”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好像中国书上没有记载。”

就这样我写了《大路千条》。在我心中,故事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的这位老乡伯伯在1999年10月1日去世了,我没能去看他最后一眼……那天我去了寺庙。我擎着一炷香求遍了各位神灵,在长江尾的大上海为他祈祷,我希望我擎的香烟能飘到巴山蜀水为他送行。善男信女在寺中吴语如歌,恍惚在耳边又响起我与老乡伯伯的对话:

“人有灵魂吗?”

“应该说有吧。”

“那也有鬼了!”

“胡说。鬼都是活人。”

“灵魂在哪儿呢?”

“都在他儿女的身上!”

灵魂都附在子孙身上,这话老萦绕在我的心上。

我的老乡伯伯走了。

他还有多少故事没能跟我讲?

我……

我……

我但愿老乡伯伯没有遗憾。

老乡伯伯,一路走好!!!

于东田

2000年10月于上海戏剧学院

2005年修改于上戏电视艺术学院

目录

杂记 ————— 01

第一章 天恨 ————— 01

第二章 天意 ————— 067

第三章 天道 ————— 125

附录:歌曲

吹大牛 ————— 206

哎呀我的大娘啊 ————— 207

第一章 天恨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说无论什么东西时间长了就会生出灵气，再夸张点就说它要成精，成了精的物件就要表现得与同类有别。东沙河村村西头那棵老槐树就长得奇特。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记忆是有限的，但是，事情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那就永远无法忘却。

中国民间有个说法，说无论什么东西时间长了就会生出灵气，再夸张点就说它要成精，成了精的物件就要表现得与同类有别。东沙河村村西头那棵老槐树就长得奇特，它苍老的树干和其它老树没有区别，可它的身姿和每年变换着的色彩，加上它见证着东沙河村百余年来的经历，东沙河村的人就把它人格化了。人们不论处理什么事都会把它牵联上，就连小孩要和伙伴说什么事，也要用老槐树来发誓：“不信？我敢对老槐树起誓！”只要敢扯上老槐树，这个誓言就不可怀疑。其实在胶东每个村子都会在不同的地场生长着一棵槐树，这成了一个村庄的标志，据说槐树能主村子兴旺发达。东沙河村的人已经不把村西头那棵老槐树当成是棵

树，它是一个人，一个老者，一个可以对他倾诉心中喜怒哀乐的亲人，无论是生死嫁娶有一个仪式都要进行——到老槐树下围着树身绕三圈。至于那个被全村人喊着“姑奶奶”的拥军模范车山菊，则无论刮风下雨一年四季天天早晨必绕着老槐树走上三圈，几十年了从未间断过。东沙河村的小孩能知道村里曾经发生的事，都是从姑奶奶的行为得到的启蒙。

“姑奶奶为什么每天早上去围着老槐树转圈呐？”这几乎是每个东沙河村的小孩都问过的问题。

“姑奶奶是在想念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亲人。”

当年姑奶奶每天绕着老槐树转圈，还有不少人陪着她，后来陪她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一个中年人牵着他的儿子陪伴在老太太身旁。那个小男孩叫于三峰，等他一天天长大，就主动代替了父亲继续搀扶着老太太完成每天的仪式。

绕着老槐树转圈从来不说话的姑奶奶，近来开始不停的唠叨：

“爷爷、爹、娘，豹子的腿脚越来越不活乏了，小三子也不听我的话，大学毕业了，学了一肚子的学问，可就是还不肯成亲，我老想看到他娶妻生子再来找你们，可这孩子就是不听我的……现在人都钻进钱眼里去了，我真怕这孩子出点什么事……”

近来车山菊感觉疲惫，绕三圈后总要坐上一会。树下有块磨得溜光的青斑玉石，她总要先抚摸一下再坐上去。她不是嫌石头上有土，而是想起了爹爹于联嘉，要是当年爹爹看到了这块石头，他能把它雕成什么。现在的人真笨，这么块好石料每天让一个老人坐岂不太可惜。

这几天姑奶奶每天夜里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没有，村里的纪念堂修好了，她在想还有哪些人的牌位没有写，她担心漏掉不该漏掉的名字。

辗转难眠的车山菊，眼前老晃悠着当年那个情景：老槐树上捆绑着爷爷，她想过去给爷爷松绑，可是感觉自己的身子飘浮在半空，一点劲也没有，再看老槐树的周围全是日本鬼子，他们都举着枪对着爷爷。甚至能听到他们说话。那个鬼子官叽哩哇啦在那儿狂叫，狗翻译官说着一口保定话：

“你只要保证不再组织人造土地雷，日本人要大大地赏你，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没门，地雷会要你们的命！要你们滚出中国！”

被捆在老槐树身上的于朝海，要不是一头白发，已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脸上的皱纹都被浮肿拉平，本来这个当年铁铮铮的汉子练就一身武艺，到了老年浑身的肌肉还没有松弛，加上被绳索紧紧勒着，满身的肉疙瘩就更加突出，让站在他面前的日本鬼子怎么也

不理解——老头子那灵活的腿脚踢得他部下人仰马翻，要不是亲眼看到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是个老人所为；要在平时看到这样的汉子，他会欣赏羡慕他的体魄。这个拿着指挥刀的日本人叫河野，个头不高活脱脱一个小日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遣返日本战俘的时候，他曾痛心疾首的陈述杀害虎子妈和于朝海的经过。）他并不惋惜手下的人被打。自从来到胶东——这个他从小就知道出大苹果的地方——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宝地，可来到这里他反而没法享受这里的生活，每次行动都会遭遇中国人的冷枪和土地雷的困扰，已经有不少的士兵被那些土地雷炸死炸伤，他被逼得寸步难行，每次行动都提心吊胆，再这样下去，恐怕只有憋在碉堡里饿死渴死。当他花了大钱买线人探听到土地雷的始作俑者就在东沙河村，他就带上身边所有的人马来探虎穴，用他的话说：“我就不信一个大东亚帝国的正规军对付不了几个山野农民！”

河野少佐抱定决一死战的信念，进东沙河村前被炸死了几十个士兵也没有解除他进攻的决心，当他在线人带领下封住了村里的大庙，正遇着一帮悲痛的村民围着一个被炸死的人，河野在庙里刺死了那个不让他拿香炉的妇女，而这个老头竟和他耍开了把式，当线人告诉他造土地雷就是这个老汉的主意，他便命令手下不准杀死老头。他要活捉这个闻名胶东制造土地雷的大王。

日本鬼子当着他的面杀死了虎子妈，于朝海本来悲痛的心更

是火上浇油；于联嘉尽管论辈份是他的侄子，可他们俩比亲弟兄还要亲。于联嘉因为去教邻村的人做地雷不幸身亡，他这个当叔叔的也没有了再活下去的心思，一辈子的风风雨雨、西逛东闯，于朝海吃过不少苦头，面对眼前的鬼子兵，他心里没有丝毫恐惧。

被捆在老槐树上的于朝海，能看到村东头的沙河，现在河里没有汹涌的山洪，只有一溪细流在河床中央流淌，他感觉不到自己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就像看西洋景，他看到了自己的少年，看到了几十年来在东沙河村发生的那些事……

清政府勾结八国联军在北京残酷镇压义和团，并没有彻底消灭这帮“乌合之众”。几年后，当一个不起眼的县令指挥手下一群喽啰惨酷杀害义和团的胶东头目王云起，才使这一运动暂时画了个不圆的句号。然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没挺几年，还是在天怒人怨中垮台。

王云起被害这年不到三十岁，小伙子膀厚腰圆仪表堂堂。当地曾传：“东西南北几百里，找不到第二个王云起”，这不单赞他功夫甚佳，更夸他人长得英俊。当年反清的于七就是他舅姥姥姥爷，而今他又带头反清政府，乡间就有一种说法——“像根儿”。

传说王云起手一指衙门就大火四起，咒语一念就草木皆兵，清

兵一见他就两腿发麻,都说他是兰陵王托生:那英俊的脸庞使敌兵无力与他对阵。有一次手拿洋短枪的清兵头领格力沁见到王云起,张口结舌尿了一裤裆不说,竟头脑发昏开枪打自己的大腿。兵败后大夫给他敷药时嘴里还嘟囔着:

“绝了!耳闻不如眼见,真他妈英俊!”

听说要杀王云起,方圆几百里的人蜂拥进城,吓得县令车贵祖不敢按步就绪在县城执法,借来几百清兵押着王云起到几十里外三县交界的胜北戴执刑。

胜北戴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因为冬暖夏凉风景迷人,一个德国传教士给取了这么个名。德国人在这里盖了教堂和几座洋房,办起了医院和学堂。这个地方就有了两个名称,跟着外国人喊的叫它胜北戴,说这地方“胜过北戴河”。可多数老百姓却叫它“洋鬼堂”,说那里的医院是专吃中国小孩心的阎罗殿。学堂还教中国人学狗叫。

胜北戴成了德国人的飞地,本地人绝不光顾。山上因无人打柴、捕猎,就树木繁茂,野兽成群。

车贵祖押运王云起到“胜北戴”用意良苦,他一是要借洋人的势力彻底杀灭义和团的威风。二是王云起曾组织乡民烧教堂、绑架传教士,这次正好给洋人出气,也顺便去看看让德国人赞不绝口的人间仙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五花大绑关在囚笼里的王云起，被一块黑布罩住，用大车拉到了“胜北戴”。车贵祖在教堂外就拱起手满面春风往里走。传教士奎白林听说县太爷驾到，也学着中国人的礼仪拱手迎出：

“奎某失礼，有失远迎！”奎白林操一口带洋腔的胶东话抓住车贵祖的双手就想亲吻。车贵祖最怕闻洋鬼子身上的狐臭味，奎白林的狐臭加香水让他发呕。他扭身掏出鼻烟壶按在鼻孔猛嗅几下，打几个喷嚏侧移几步说：

“奎先生，今天我给您送个礼物来。”

一听说有礼物，奎白林那蓝眼珠像夜晚的猫眼闪闪发亮：

“不知县太爷要送我什么宝贝？”

“不！不不不！不是什么宝贝！是个活物！”车贵祖呵呵一笑。

“是牛？是羊？是鸡？是鸭？”

车贵祖心里暗骂这小子只知道吃，镇了镇情绪咬着牙说：

“是头野兽！义和团头子王——云——起！”

听说抓住了王云起，奎白林激动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用中文叫了一声“上帝”又叽哩咕噜的说着车贵祖听不懂的洋话。车贵祖两眼滴溜溜瞅着这位身材像灯杆的德国鬼子，讨好地说：

“托老佛爷的福！托上帝的福！这一带可平安了。”

“我去看看这个山大王。”穿着黑袍的奎白林像个幽灵飘出教